

学校代码: 14596  
分类号: B

学号: S20500113  
密级: 无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 从己思想与免于误认性

崔洪庆

导师姓名及职称: 马寅卯 研究员

院 系: 哲学院

专 业: 外国哲学

研 究 方 向: 分析哲学

评 阅 人: 匿名评阅

答辩委员会: 张浩军 陈德中 韩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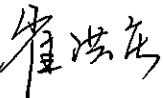
答辩日期: 2023年5月18日

2023年3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和版权使用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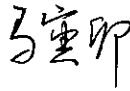
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论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2023年05月20日

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授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有权保留本论文，包括印刷本和电子版；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本论文；学校可因学科评估、学位论文质量抽检、优秀学位论文评选等事宜，向有关机构提供本论文；可非营利性公开本论文内容；可非营利性查询或阅览本论文。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2023年05月20日  
指导教师签名： 2023年5月23日

# 摘要

免于误认性指的是对将某物误认为他物这类错误的免疫。这一性质与从己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哲学家们认为这一现象可以向我们提供解释第一人称特权和描述第一人称视角的新方法，这一方法不同于笛卡尔式方法。然而，随着越来越多代表性例子被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是易于误认的，提供一个免于误认性的充足解释就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哲学家们提出了两类解释，一类被称为“免识别”解释，另一类被称为“元语义学”解释；前者认为，一个思想具有免于误认性意味着在其所依据基础的证成结构上缺少着“识别要素”；而后者则更着眼于为免于误认性提供一个一般解释，这样的解释从从己思想的指称如何固定角度出发而不仅仅局限在某些从己思想的基础上。

然而，目前存在的解释仍然存在着一些困难。特别是，Recanati 作为“元语义学”解释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仍没有办法很好地应对来自某些索引性思想的困难。而我认为，通过指出内省中存在着三种程度的反思可以很好地化解这一困难；其中，第一种程度反思所生成的思想（第一种程度的思想，下同）对应着 Recanati 式的隐性思想，第三种程度的思想则对应着那些被显性化的和易于误认的思想；而第二种程度的思想中存在着可被意识到的关于性，这一思想的存在可以在不要求拥有自指的概念能力的前提下为免于误认的索引性语句中出现的主词提供解释，而这一性质同样也保证了这些思想的免于误认性。

**关键词：**免于误认性；从己思想；第一人称

# ABSTRACT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IEM) describes a sort of immunity against such a situation that the thinker wrongly identifies something as other things. Philosophers consider it as being especially relevant to first-person or *de se* judgments. Many philosophers seem to advance IEM as an alternative to a Cartesian method of defining first-person privilege and of circumscribing 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However, as more and more representative instances are substantiated as being vulnerable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offer an account sufficient to explain IEM. Then, there are roughly two approaches in the literature: the *identification-freedom* approach and the *metasemantic* approach. The former is characterised by the claim that the presence of IEM is always explained by the absence of an identificatory-component in the thought's grounds. The latter is more heterogenous than the former. Nevertheless, it can be roughly described by their focus on explaining the IEM of *de se* thoughts based on an account of how the reference of *de se* thoughts is fixed, rather than just on the grounds of particular *de se* though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with the existing accounts. More specifically, some problems from the indexical thoughts put at risk Recanati's appeal, which is view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tasemantic* approach. Nonetheless, I think these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competently by pointing ou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reflection in introspection. Thoughts produced by the first level of reflection (first-level thoughts, hereafter) correspond to Recanati's implicit thoughts; Third-level thoughts are Recanati's explicit thoughts (whether it is made explicit by an extra reflective act, as Recanati puts it). However, second-level thoughts, which include a sort of *aboutness* in their content, could explain the subject appearing in indexical statements with IEM, guaranteeing IEM of these thoughts in the meanwhile.

KEY WORDS: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De se* thought; First person; Implicit thought

# 目录

绪论.....	1
第一章 免于误认性.....	4
一、免于误认性的一般观念.....	4
二、免于误认性的基础相对性.....	6
第二章 “免识别”解释及其困难.....	8
第三章 元语义学路径及其困难.....	11
第四章 从己思想的范围和反思的程度.....	16
一、不以代词为划分标准的从己思想.....	18
二、反思的程度.....	20
（一）伪主词.....	20
（二）“心灵房间”和“身体错觉”实验.....	24
（三）未阐明部分和从己思想.....	26
（四）小结.....	29
结论.....	30
参考文献.....	31
致谢声明.....	33

# 绪论

免于误认性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IEM) 指的是对将某物误认为他物这类错误的免疫。这一词语被 Shoemaker (1968) 首次用来进一步阐释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两种“我 (I)”的用法之间的区别：一种是“我作为主体”，一种是“我作为对象” (Wittgenstein, 1958)。维特根斯坦认为，在前一种用法中，“我”这一主词并不会出现误认；当某人说“我在痛”时，去问“你确定是你在痛吗？”会是毫无意义的。此外，哲学家们发现这类免疫同样也会发生在其他人称的思想这里，如，“你看起来很可爱”、“那个男人在跑步”等在日常语境中就是免于误认的；在这两个句子中，作判断的人可能会在其他方面出错，但绝不会弄错谁是谁那个看起来很可爱的人以及谁是谁那个在跑步的男人。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刻画免于误认性这一现象：以  $Fa$  形式 ( $a$  是  $F$ ) 的单称思想举例，它可能出错的方式包含此两种：一种是说话者正确地称谓了“某物是  $F$ ”，但是错误地将此物作为  $a$  (事实上它不是  $a$ )；另一种则相反，说话者错误地称谓了“某物是  $G$ ” (事实上它是  $F$ )，但正确地将  $a$  作为此物；而免于误认性即是对前者的免疫。

在讨论伊始，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粗略地表示为如下形式<sup>①</sup>：就  $Fa$  形式 ( $a$  是  $F$ ) 的单称思想而言，这个单称思想具有免于误认性，当且仅当，说话者称谓“ $a$  是  $F$ ”时，不可能<sup>②</sup>错误地将  $a$  当作除  $a$  之外的东西。

尽管免于误认现象会发生在其他种类思想中，但这种性质被认为与从己思想 (*de se thought*)<sup>③</sup>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一方面，这种不可错性表面上是从己思想的重要性质；免于误认性的代表性例子<sup>④</sup>大多属于从己思想，这可能表现出我们更容易辨别出从己思想中的

---

<sup>①</sup> 此形式是十分概括的，我们将会随着讨论的深入逐步完善这一形式。

<sup>②</sup> 进一步地，根据对此处不可能性的不同理解，我们还可以分出两种免于误认性。如果这一单称思想仅仅在现实世界中是免于误认的，即，在现实世界中说话者表达此思想时，不可能错误地将此物当作他物，我们便称这种免于误认性为“事实免于误认性 (*de facto* IEM)”。而如果这一思想在任何一个逻辑可能世界中都是免于误认的，我们便称之为“逻辑免于误认性 (*logical/de jure* IEM)”。在本文中，除特别注明之外，对于免于误认性的讨论都指的是对事实免于误认性的讨论。

<sup>③</sup> 又被称为第一人称思想 (First Person Thought)、我-思想 (I-thought)。这种思想可用如下形式表示：在  $Fa$  中， $我 = a$ ，因此，可用“我是  $F$ ”来表示从己思想。本文中讨论的从己思想包括但不限于第一人称的信念、知识、判断、欲求。

<sup>④</sup> 一些代表性例子：如维特根斯坦在讨论“我 (我的)”这一词语的两种用法时所举出的，“我尝试举起胳膊”“我觉得要下雨”“我有些头痛” (1958, pp. 66-7)；又如 Perry (1979) 较为知名的洒糖例子；

免于误认性,也可能表示出具有免于误认性的从己思想在数量上远多于具有此性质的其他思想。另一方面,已有研究也多聚焦于免于误认性与从己思想的关系上,尤其是学界对免于误认性的讨论一开始就在从己思想论域之内;如,维特根斯坦的“我作为主体”的用法、Shoemaker 对于此用法的进一步阐释、Perry 以及 Evans 在免于误认性上的贡献都主要集中在从己思想这里。诚然,将具有基础相对性的免于误认性<sup>①</sup>局限在从己思想这一个领域可能会导致一些危险,这或许“意味着关于免于误认性的争论与从己思想交织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已经出现的出发点和立场”(Morgan & Salje, 2020, p. 146)。

更重要的是,免于误认性似乎被许多哲学家用来尝试替代解释第一人称特权和描述第一人称视角的笛卡尔式方法。笛卡尔式方法预设了一种不可错的自我知识的通达途径(Infallible Access of Self-knowledge),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可以获取可靠的自我知识。如,Evans (1982)认为“免于误认性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显示了特定种类的证据直接且无中介地(*directly and immediately*)关联着涉及‘我’-观念(‘I’-Ideas)的思想。...【它】揭示了我们对于自身的观念确实是反笛卡尔式的:我们的‘我’-观念不仅是精神性质之基体(bearer)的观念,更是物理性质之基体的观念”(p. 224, 楷体对应原文斜体);Shoemaker (1968)似乎也持类似观点。而 Howell 却持反对观点:“免于误认性并不能替代我们理论化自我知识和主体性中认知可靠性的传统形式...尤其是,它(免于误认性)并没有标记出存在于判断中的第一人称特征。”(2007, p. 582)他认为,“免于误认性是哲学家的概念仓库中的多余物件,掩盖的问题要多余其阐明的问题。”(Loc. Cit.)

我相信免于误认性向我们指出了某些第一人称经验的特殊性质。在本文中,我将指出,至少在内省这里,事实上存在着三种程度的反思,第一种程度反思所生成的思想(第一种程度的思想,下同)对应着 Recanati 式的隐性思想,第三种程度的思想则对应着那些被显性化的和易于误认的思想;而第二种程度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被主体意识到的关于性(*aboutness*),则可以在不要求拥有自指的概念能力的前提下为免于误认的索引性语句中出现的主词提供解释。我认为,这一性质保证了这些思想的免于误认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心灵与身体的紧密联系。这一论证我将从延续 Choifer (2018)对于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区分<sup>②</sup>开始。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推进免于误认性研究,有助于阐明当前免于误

---

Lewis 和 Perry 等人都讨论过的海姆森(Heimson)例子;等等。

<sup>①</sup> 免于误认性的基础相对性将在下一章中详细阐述,这一性质主要指出了具有免于误认性的命题或思想往往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上。许多代表性例子都被认为建立在了特定的基础上,而倘若不在此基础之上其便不具有免于误认性。如,“我在头痛”这一例子如果是建立在发觉自己总是呻吟、揉搓头部的基础上便是易于误认的——也许我看到的是镜子中的孪生兄弟,并错把他当成了我。

<sup>②</sup> 为叙述方便,下称“Choifer 区分”。粗略地说,这一区分不同于语言上依据人称代词(如,你我他)作出的划分,它凭以意识的反思和非反思模式区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它称,依据人称代词划

认性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困惑。

在提出自己的论证之前,我将首先在第一章中介绍免于误认性的一般观念及其基础相对性。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将介绍目前存在的两类解释——一类被称为“免识别”解释,一类被称为“元语义学”解释 (Morgan & Salje, 2020)。前者认为,一个思想具有免于误认性意味着在其所依据的基础上缺少着“识别要素”,由于误认的前提是要有识别这一过程,而倘若在那些具有免于误认性的思想中不具有这一过程,那么就更不存在误认的情况了。后者则更着眼于为免于误认性提供一个一般解释。如, Recanati (2007, 2009, 2012) 认为,之所以出现免于误认性这一现象,是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隐性从己思想 (*implicit de se thoughts*), 在这种思想中,虽然它们都系统地关系到这个思想的持有者,但是此人并没有被表象 (*represented*) 到思想的内容之中。在第四章中,我将在第一节中首先介绍 Choifer 的观点;在第二节中将论证反思具有的三种程度,其中第一部分将着重刻画三种反思之间的区别,第二部分将介绍 Mizumoto 和 Ishikawa 的实验来进一步探究新区分出的反思的性质,第三部分我将通过 Perry 对于“涉及”和“关于”的区分来描述新反思所对应的思想内容。

---

分出第一人称中有相当部分应当是第三人称视角的,尤其是,通常被认为来源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内省知识 (*Introspective Knowledge*) 在此被划分到了第三人称视角范围之内。



# 第一章 免于误认性

## 一、免于误认性的一般观念

我曾经在超市里追着地上洒的一溜糖，推着购物车从这一过道绕到那一过道，想要找出到底是谁洒了糖，并且告诉他他正搞得一团糟。我每多绕货架一圈，地上的糖就越细。但我却怎么都追不上。最后我幡然醒悟。原来我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位顾客。(Perry, 1979, p. 3)

在最开始，我相信那个洒了糖的顾客正搞得一团糟。这个信念是正确的。而直到我最终幡然醒悟之前，我都不会相信我正搞得一团糟。此时，我的信念是易于误认的——我意识到有人但没意识到是我搞得一团糟。这时，尽管我的信念“洒了糖的顾客正搞得一团糟”是对的，我却并没有意识到我才是这位顾客。而在醒悟之后，我才意识到我才是这位顾客。

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认错人或者认错东西时有发生。然而，维特根斯坦(1958)发现有一些语句并不会出现这种误认。他认为“我”这个词存在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对象的用法”，一种是“作为主体的用法”；前者会出现误认的情况，而后者则不会。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第一种情况涉及着对特定对象的再认(recognition)……【由于这种再认，】当我感觉到我胳膊上的疼痛的时候，看到一个胳膊折断并且认为这是我的胳膊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我邻居的胳膊这件事就变得可能了……而在另一方面，当我说我牙痛的时候，这里并不会关系到对某个特定的人的再认。去问‘你确定在痛的人是你吗？’会是毫无意义的。”(pp. 66-7)

Shoemaker(1968)进一步阐释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发现。他认为，“我”作为主体的用法并不能由自我知识的不可错性解释，而应该由免于误认性来描述。试想一下这样的例子，当我早上正睡眠惺忪的时候去刷牙，感觉到额头上似乎粘了一块牙膏——我好像能感受到牙膏带来的凉意、它的重量等等，总之我不假思索地就相信我额头上粘了一块牙膏；但我用手去尝试触碰这块牙膏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其实只是不小心甩到额头上的水<sup>①</sup>。在这样的例子中，我可能会弄错我额头上到底是什么，但不会弄错到底是谁额头上粘了一块“牙膏”。

---

<sup>①</sup> 或许有些人会反驳说，在这个例子中，我只是感觉到了额头上的温度变化、皮肤的张力变化等，并没有直接感觉到“牙膏”这一东西。这样的话，我就并没有弄错任何东西。但在不假思索的前提下，我认为额头上粘了一块牙膏和我认为有额头上溅到了水并不会导致同样的行为后果——我可能会尝试小心翼翼地擦拭掉这块牙膏，担心它带来更多麻烦，而并不会特别小心地擦掉额头上的水。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并不认为在这一例子中我只是感觉到了额头的温度变化等等。

因此，免于误认性可以被定义为<sup>①</sup>：

一个判断“*a* 是 *F*”对于主体 *S* 来说是免于误认的，当且仅当，*S* 相信“*a* 是 *F*”，并且不可能错把它物当作 *a*。

值得一提的是，免于误认性经常与一些性质发生混淆。

首先，免于误认性经常与免于误指性（Immunity to Misguided Reference）发生混淆<sup>②</sup>。一个 *Fa* 形式的单称判断具有免于误指性，仅当某人在作出这一判断时不可能将 *a* 指称为 *b*。一个判断可以在具有免于误指性的同时不具有免于误认性。比如说，某人透过镜子看到自己胸口上流血了，然后开始相信他流血了；然而事实上，这里没有镜子，而他看到的是玻璃对面的另一个人。在这里，信念中的“我”并没有错指，它一直指称的是信念主体——假如我说出这个信念：“我流血了。”在我身边的朋友可能会回答说：“你没有。”然而这一判断却发生了误认——我错将玻璃对面的人当作自己。有些哲学家可能会认为所有从己思想都不会发生误指，但本文对此不作讨论。

其次，免于误认性也与错误归属免疫（Immunity to Misascription）不同。一个 *Fa* 形式的单称判断具有错误归属免疫这一性质，当且仅当，某人在作出这一判断时不可能将 *F* 当成是 *G*。比如，我跟我的孪生兄弟透过一块玻璃面对面，这时我注意到孪生兄弟的裤子着火了，并且因此相信我孪生兄弟的裤子着火了。在我设法告诉他这一消息时我才发现其实面前的玻璃有一半是镜子，是我的裤子而不是他的裤子着火了。在这个例子中，我的信念并没有发生误认但发生了错误归属——我误把裤子着火这一性质归属给我的孪生兄弟，但我并没有认错我的孪生兄弟<sup>③</sup>。

---

<sup>①</sup> 这一定义修改自 Shoemaker (1968) 对于易于误认的定义：一个语句 (statement) “*a* 是  $\varphi$ ”可以遭受相对于这个词项“*a*”的误认，意味着如下情况是可能的：说话者知道某事物是  $\varphi$ ，但是在断言“*a* 是  $\varphi$ ”时出了错，仅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这个他知道是  $\varphi$  的东西是“*a*”这个词指称的东西。(p. 557) 考虑到要探讨的现象并不必然是语言现象——它发生在各种语言中且不必须要被表达出来，因此修改后的定义将语句替换为判断。这一想法同样被一些哲学家所赞同，如 Gallagher (2012)、Howell (2007)、Pryor (1999)。

<sup>②</sup> Howell 声称 Lynne Rudder Baker (2000) 就混淆了此两者；而 Christofidou 在他的 1995 和 2000 中似乎也混淆了它们；而 Strawson (1994) 和 Bar-On (2004) 则比较谨慎地作出了区分 (Howell, 2007, fn. 5)。

<sup>③</sup> 这一例子略显复杂，也许有人会认为在我的信念中我就是认识到了是我的裤子而不是别人的着火了。但我在这里依然反对这一观点。因为如果我认识到的是我的裤子着火了，那么我就不会去提醒我的孪生兄弟，而是设法扑灭腿上的火；只有在我错误地将裤子着火了这一性质归属到我的孪生兄弟身上时，我才会想要去提醒他。尽管这一例子并没有尽善尽美，但也基本显示了免于误认性与错误归属免疫的相互独

## 二、免于误认性的基础相对性

García-Carpintero (2018) 沿用但略微修改了 Perry 的例子。他让我们想象例子中的“我”在货架旁的镜子里认出那个搞得一团糟的人是“我自己”；然后假设“我”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我在搞得一团糟” (p. 3313) 这个判断。莫基于这样的 (知觉) 证成, 这个顾客所持的思想就是易于误认的 (be vulnerable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因为很可能被看到的那个人并不是他自己。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正确地认为某人在推着一个正洒着糖的购物车并因此弄得一团糟, 但是在认为是他自己对这一团糟负有责任这里却出错了。

这类例子显示出并非所有从己思想都是免于误认的。Shoemaker (1968, pp. 557-8) 也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 他将免于误认性分为两种, 一种是绝对免于误认性 (Absolute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一种是环境性免于误认性 (Circumstantial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一个思想具备绝对免于误认性, 当且仅当它在任何基础上都是免于误认的。而一个思想是环境性免于误认的, 当且仅当, 在某些基础上这一思想是免于误认的, 而在另一些基础上它并非如此。

此外, 一些代表性例子同样被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是易于误认的。举例来说, 我有些牙痛, 一般被认为是免于误认性的典型例子, 在日常语境下, 毫无疑问是免于误认的; 然而, 假如某人具有先天性痛觉不敏感症 (Congenital Insensitivity to Pain with Anhidrosis, CIPA), 只能通过镜子等工具看到两颊的肿块, 并因此说出“我有些牙痛”这样的句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一判断便是易于误认的——我可能看到的是别人脸颊上的肿块<sup>①</sup>。

随着越来越多起初被认为免于误认的代表性例子被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是易于误认的, 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免于误认性中普遍存在的基础相对性。继而, 这引发了对 Shoemaker 之解释的担忧。如 Ernest Sosa 所指出的, 在 Shoemaker 的解释下, 任何命题都会是易于误认的; 因为, 词项“*a*”总是可以意指异于其本义的东西, 那么说话者也就总是可以错误地认为他以为是 F 的那个东西是“*a*”所指的东西 (García-Carpintero, 2018, fn. 2)。另外, 这也使得人们开始怀疑绝对免于误认性是否存在。也许是在这样的考虑下, Evans (1982) 宣称“免于误认性不是一个无条件地 (*simpliciter*) 体现在命题上的东西, 相反, 它只有在这样或那样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在命题上” (p. 219)。因此, 也许所有的从己思想都会被证明在某些基础上

---

立性。

<sup>①</sup> 的确, 有些人可能会指出这两个完全相同的语句 (使用了相同的词汇和语法等等) 实际上传递的是完全不同的判断——前者是指说话人内省地 (*introspectively*) 感觉到了牙痛, 而后者则只是“牙开始肿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两个语句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意思, 是由于它们各自所依据的不同基础 (不同的观察手段、不同的思考方式等等)。

是易于误认的，即便在寻常情况下是免于误认的。这个特征被 Pryor (1999) 称为“基础相对性” (“ground-relativity” 或 “basis-relativity”)。

为了使得对免于误认性的描述更适配于“基础相对性”，Pryor (ibid.) 从被证成的信念角度给出了一个新的定义。他首先定义了误认性；他认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误认现象便会发生：

- 1) 一个人相信或者试图表达某个关于  $x$  的单称命题 “ $x$  是  $F$ ”；
- 2) 这个人相信这个单称命题的证成建立在她相信 “某物  $y$  是  $F$ ” 并且相信 “ $x$  等于  $y$ ” 的证成上；
- 3) 然而， $y$  不等于  $x$ 。(pp. 274-5)

继续拿 García-Carpintero 修改的例子来说，这个顾客的判断是易于误认的，是因为：

- 1) 他相信 “我正搞得一团糟”；
  - 2) 此命题的证成是建立在他相信 “镜子里的那个人洒了糖并搞得一团糟” 并且相信 “自己就是镜子里的那个人” 的证成上；
- 然而，
- 3) 在知觉的证成基础上，他自己不是镜子里的那个人是可能的。

而在 Perry 的版本中，这个顾客在恍然大悟之后，他的思想是免于误认的，是因为：

- 1) 他相信 “我正搞得一团糟”；
- 2) 此命题的证成建立在他所获知的信息上，如，“糖迹变得越来越细” “那个人怎么追都追不上” 等；
- 3) 他自己不是那个顾客是不可能的。

García-Carpintero (2018) 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顾客都持有着可以被表达为 “我正搞得一团糟” 的思想，它们都是从己的，但却并不都是免于误认的。因此，他怀疑，即便从己思想与免于误认性存在联系，它也只是免于误认性与从己思想的 “间接联系” (p. 3313)。他继续解释道，它们之间的 “间接联系” 可能是这样的：“具有免于误认性的 ‘我—思想’ 是**根本上**(*fundamentally*)从己的。那些不具有免于误认性的则仅仅是**衍生意义上**(*derivatively*)从己的，这即是说，在使用第一人称概念表述这些思想的时候，说话者将处于此概念下的自己作为其他**根本**从己思想的对象。” (Loc. Cit.) 在这样的思路下，从己思想只有一部分是与免于误认性直接相关的——一些更基础的东西决定了它们的免于误认性。

然而，这一思路仍然是有争议的。如果我们认为免于误认性与从己思想所涉及的更深层

次的特殊机制有直接关联，这样的机制决定了某些从己思想具有免于误认性，那么，根本从己思想的底层机制到底是什么？它又如何影响到那些具有免于误认性的非从己思想？有些哲学家认为在这些思想的证成基础上缺少着“识别要素”，即，缺少着将  $a$  等同为  $b$  的同一判断；而在另一些哲学家那里，它们揭示了一种特别的指称方式，这样一种方式能够直接避免发生误认的危险。在下一章节，我将主要介绍前者。而在第三章节，我将主要讨论后者。

## 第二章 “免识别”解释及其困难

我在绪论中提到，免于误认性的争论点就在于它能否替代解释第一人称特权和描述第一人称视角的笛卡尔式方法。在讨论它是否具有笛卡尔式方法不具有的优点之前，首要的问题便是它是否揭示了某些思想的特殊地位以及它是否描述了第一人称视角。在这里，这一问题就可以转化为如下形式：一个思想具有免于误认性是否就意味着它自身具有着与那些易于误认的思想截然不同的性质或者思考模式？许多哲学家对此持肯定态度，但是在怎么解释免于误认性这一现象上有所分歧。根据他们要回答的问题，哲学家们提供的解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免识别”解释，一类是“元语言学”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必然是互相冲突的，而只是对于同一种现象采取了不同的出发点，如，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我们可以看到，Recanati 近期的观点在解释某些免于误认现象时是兼容“免识别”观点的。在本章中，我将着重介绍“免识别”解释以及这种解释所面临的困难。

之前提到，维特根斯坦在分析“我”的两种用法时认为，“我”作为对象的用法“涉及着对特定对象的再认（recognition）……【由于这种再认，】当我感觉到我胳膊上的疼痛的时候，看到一个胳膊折断并且认为这是我的胳膊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我邻居的胳膊这件事就变得可能了……而在另一方面，当我说我牙痛的时候，这里并不会关系到对某个特定的人的再认。去问‘你确定在痛的人是你吗？’会是毫无意义的。”（pp. 66-7）

后来的“免识别（identification-freedom）”解释延续着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思路。“免识别”这个术语由 Evan（1982）首次提出，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想法，即，某思想具有免于误认性意味着在其依据的基础上缺少着“识别要素”（identificatory-component）。此想法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很自然的：既然免于误认性在定义上要求“在基础  $G$  上， $y$  不等于  $x$  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要某命题的证成结构中不存在将  $x$  识别为  $y$  的可能，即不存在“识别要素”，该命题便具有相对于基础  $G$  的免于误认性。在从己思想这里，根据这一解释，当某人以一种独特的第一人称方式无需识别地描述经验时，相应的从己思想就是免于误认的。

这一识别要素似乎并不需要主体有意识的参与。就建立在判断  $B$  上的判断  $A$  来说，主体相信判断  $A$  看起来并不要求主体能够有意识地经验到她从判断  $B$  到判断  $A$  的推理过程。如，在 Perry 的例子中，我得出最后信念“我就是那个搞得一团糟的人”并没有（至少不一

定)体验到从“那个洒了糖的人正搞得一团糟”和“我就是那个洒了糖的人”进行推导的过程。

然而,这一点在“免识别”阵营内部有着许多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基础”是否可以被理解为思考者默认的背景预设的一部分,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信念才需要依赖这些基础(参见,如, Coliva, 2006, 2017; García-Carpintero, 2013, 2018; Wright, 2012, 等等)。Pryor (2004)在尝试反对摩尔的知名论证时区分了我们可能对基础持有的两种认识论态度,一种是开放的,一种是保守的(p. 353-4)。以摩尔的知名论证举例:1)这里有一双手;2)如果这里有手,那么外部世界就存在;因此,3)外部世界存在。在这方面的开放态度认为,信念1)的证成不需要在先在的信念3)的证成,即便反对3)的证据同样也会反对1)。而保守态度认为,信念1)的证成依赖于对信念3)的证成。而García-Carpintero (2018)在保守态度中又区分了两种,一种是强保守态度,一种是弱保守态度(p. 3316-7)。前一种认为,信念1)的证成依赖于对信念3)的先天证据或经验证据。而后一种认为,信念1)的证成只需要将信念3)当作主体默认的预设(Presupposition)<sup>①</sup>。

在免于误认性这里,这几种态度会分别遇到一些问题。强保守态度在解释将镜子里的人当成自己的那位顾客时是充分的。在这一例子中,他的判断“我搞得一团糟”建立在“我就是那个我从镜子中看到的人”这一信念上,而这一信念具有视觉证据。但是,试想这样一个例子,我在马路上走着,突然看到我的朋友张三在路边坐着,然后形成了一个信念:张三在路边坐着。然而我不知道的是,这个人并不是张三。在这里,我的信念似乎并不依赖于任何在先在的证据——我更像是通过视觉直接认出了他,而不是先回忆出张三的样子,然后将路边坐着的人当作是张三。这种情况下,弱保守态度或者开放态度会更适合解释:我有一个在先在的张三的预设,看到路边的人之后由于他与我所拥有的预设相符合,所以我得出了“张三在路边坐着”这一信念;或者,我根本没有任何在先在的预设,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同一判断,直接地得出了“张三在路边坐着”这一信念。对于具有免于误认性的不同思想来说,似乎没有一种态度可以作出一般且充分的解释。

除去内部争议之外,这一解释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问题。前面说过,此解释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很自然的:既然免于误认性在定义上要求“在基础G上,y不等于x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要某命题的证成结构中不存在将x识别为y的可能,即不存在“识别要素”,该命题便具有相对于基础G的免于误认性。但是,Pryor (1999)却指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本身就不涉及“识别要素”的免于误认的情况:

我闻到了一股臭鼬味儿,并且看到有几只动物在我的花园里到处跑...我随着气味走得越来越近,我开始相信这些动物中的最小的那只就是在我花园里的臭鼬。

---

<sup>①</sup> 我们在后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弱保守态度被García-Carpintero用来建立他的预设观点。

但是这个信念错了。实际上，有好几只臭鼬在我的花园里，但是它们都不是我所看到的那只小动物。

在最开始，我只是闻到有臭鼬在我的花园里；在最后，我认为那只小动物是在我花园里的臭鼬。我只是将那只小动物当作前面存在性信念所指称对象中的一个，而可能有多个。在“免识别”解释下，这个判断那只小动物是在我花园里的臭鼬是免于误认的。然而，我最后的信念却出错了，而这个错误也可以说是误认的一种——我将那只小动物错当成花园里的臭鼬之一<sup>①</sup>，但并不是“免识别”解释所宣称的类似于“ $a=b$ ”的识别要素。这个不涉及识别要素的例子却发生了误认，这一事实似乎表明一个不包含识别要素的思想依然可以是易于误认的。

不包含“ $a=b$ ”识别要素的那种免于误认性被 Pryor 称为免于从物误认性（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de re* misidentification），而这种免于误认性则被称为免于 *Wh*-误认性（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which-object*-misidentification）。根据前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将它形式化为：

在基础 *G* 上，一个单称命题是免于 *Wh*-误认的，仅当，

- 1) 基础 *G* 向主体提供了一个特称知识，有  $x$  是 *F*；
- 2) 主体部分地被基础 *G* 证成，或者以为自己得到了证成，使得他自己相信“对象  $a$  是 *F*”；
- 3) 在基础 *G* 上，对象  $a$  不是 *F* 是不可能的。（Ibid., p. 282-3）

Pryor 声称这种免于 *Wh*-误认性蕴含着免于从物误认性，但不被后者蕴含。他认为，前者在基础 *G* 上的证成（去相信“有  $x$  是 *F*”）自身同样能够证成信念“ $a$  是 *F*”。也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念“ $a$  是 *F*”是在基础 *G* 上免于 *Wh*-误认的，那么同样也是免于从物误认的，因为你的证成既不依赖于你在先的关于某个特定对象  $y$  的信念“ $y$  是 *F*”，也不依赖于你相信“ $a$  是  $y$ ”。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免于误认性更为基础。因此，如果来自 Pryor 的反对是恰当的，那么“免识别”观点的支持者就需要回应这种免于误认性所带来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免识别”解释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sup>②</sup>。

---

<sup>①</sup> 有人（如，Coliva, 2006）可能会怀疑在这类例子中同样包含着识别部分。Pryor 自己就回答过这一问题。他说，“我【在这个例子中】并没有相信某个我闻到的东西是某个其他东西。事实上，我甚至都没有对任何我闻到的东西持任何从物信念。我也没有任何关于某个特定动物的正确信念，如，我闻到了它，或者它就是在我花园里的那只臭鼬。我的困难就只是想要达成这样一个从物的信念。我正试着找出我闻到的臭鼬到底是这些动物中的哪个。”（1999, p. 282）

<sup>②</sup>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免识别”阵营中，有些学者试图让免于 *Wh*-误认性对他们不再有威胁。如，Coliva（2006）想要通过表明在所有所谓的 *Wh*-误认的例子中仍然涉及着识别活动来说明所有的 *Wh*-

### 第三章 元语义学路径及其困难

与“免识别”解释不同，另一路径则很好地应对了免于 *Wh*-误认所带来的困难。这一路径被 Morgan & Salje (2020) 称为“元语义学 (metasemantics)”路径。他认为，“元语义学”路径下的观点都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即，都想要为从己思想的免于误认性提供一个从从己思想的指称如何固定这一角度出发的解释 (p. 158)。这样一个解释应当回答为什么某些基础能够提供免于误认性而另一些不能这一问题。因此，与那些聚焦于从己思想之基础的解释策略不同，它们更着眼于如何为免于误认性提供一个一般解释。

可以想见，这种路径统合着内容迥异的观点。这些观点并不像“免识别”阵营那样坚持着一个共同承认的原则，尽管它们都面临着如何为从己思想的指称方式提供一般解释这一问题。此路径的观点之分歧主要在于它们更偏爱哪些解释从己思想的元语义学观点：是认为内省印象在固定从己思想的指称中发挥了作用，还是认为知觉自身结构在其中发挥了作用等等。

—

在“元语义学”路径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与从己思想密切相关的内省作为构成免于误认性的充分条件。如，Gertler (2012)、García-Carpintero (2018) 等人就认为内省所提供的印象在从己思想的指称被固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Gertler 坚持的是一种对内省本质的习得观点 (acquaintance view)。根据这种观点，内省保证了为特称命题与单称命题提供的证成之间的不可分离性。拿“我在痛”在内省的基础 G 上是免于误认的为例，他认为，基础 G 不仅向我们提供了特称命题“有人在痛”和单称命题“是我在痛”的证成，而且由于这基础是内省的，这两个证成就是不可分离的。既然它们被认为是不可分离的，那也就不存在误认的可能。

而 García-Carpintero 则坚持一种预设观点 (presuppositional view)。他的观点首先建立在他对从己思想的观点之上 (2018, p. 3324-5)。他认为，一个关于某人  $x$  的个例从己思想 (A token *de se* thought of  $x$ ) 会运用到个例自我概念 “self <sub>$x$</sub> ”，这一概念的内容就是  $x$  并且它的相关预设就形如“ $x$  是概念 ‘self <sub>$x$</sub> ’ 的主体”。譬如，在知觉基础上的“我在痛”这一例子中，知觉证据在这里起到了固定指称的作用——它提供了“作出这一判断的人，是  $x$ ，且是在痛的人”这一预设。概念 “self <sub>$x$</sub> ” 保证了是  $x$  而不是  $y$  被当作是“作出这一判断的人”。而在“我

---

误认例子都可以被划归为从物误认。然而，在另一方面，有许多哲学家反对了她的论证 (如，García-Carpintero, 2018; Wright, 2012 等)。也有哲学家坚持了她的策略的不同版本 (如，Recanati & Prosser, 2012; Verdejo, 2021 等)。



在思考这一思想”（日常语境下）这一句子中，它预设了有个人是  $x$  并且是说出“我”这一词语的人。他认为，这样的一个预设仅仅起到了固定指称的作用，而并没有参与到相应从己思想的内容中去<sup>①</sup>。García-Carpintero 认为，一旦这样的预设参与到了从己思想的内容中去，我们就无法解释免于误认性的基础相对性，“因为【在这里】免于误认性是由内容的个例反身性质——一个语义特征所解释，而独立于判断之知识基础的本质。”（p. 3331）

然而，内省这一基础看起来并不牢固。试想一下这个例子：假如科幻电影《阿凡达》构想的场景是可能的，在其中我们可以短暂地“切断”我们的视觉印象，然后接收到来自其他人的视觉印象。在这一情况下作出的判断是有可能出错的，因为我可能错误地将其他人当成是我——如，接收到“被敌人攻击”的视觉信息，可能会同样作出回击或者逃避的反应。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尽管我可以接收到来自其他人的视觉印象，但我在发生错误时并不是将我当成了其他人，而是错把别人的身体当成了自己的身体。因此，我并没有误认我自己。然而，在这种解释下，似乎内省并没有提供向我们提供了不可分离的有关特称命题和单称命题的证成——因为有人在被攻击，但却不是我在被攻击。Cappelen 和 Dever 也尝试对此进行反驳。他们让我们设想加雷斯在本体感觉的基础上作出的判断“我双腿正在交叉”。然而，“我们现在设想加雷斯被接上了各种线缆，如此他能接收到来自约翰的内省意识。”（Cappelen & Dever, 2013, p. 131）在这种情况下，加雷斯的判断似乎就不是免于误认的。我们还可以举更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内省的不可靠性<sup>②</sup>。当我佩戴上一个十分先进的 VR 眼镜进入一个仿照现实的游戏，游戏内的场景几乎难以与现实区分，而这时有一个敌人主动攻击我，比如说，用矛刺我，这时我作出闪避的动作，并跟坐在沙发上看着我玩 VR 游戏的朋友大喊：“我被攻击了。”这时朋友可能会嘲笑我说：“又不是你被攻击了，为什么要这么激动？”我们应当怎样解释这种情况？我究竟是错把游戏角色当作自己，还是说我只是把游戏角色的“身体”当作自己的

---

<sup>①</sup> 可以看到，在这类观点下，具有免于误认性的思想首先是弗雷格式单称命题。如，在本体感觉基础上的“我在痛”，这个思想表明事实上有一个人  $x$  是我并且在痛，而它之所以具有免于误认性是由于它所依靠的基础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保证，这种保证在 Gertler 那里是两种命题的证成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在 García-Carpintero 那里是一个只有指称固定作用并且不参与到思想内容中去的预设摹状词，而在 Higginbotham 那里则是一个参与到免于误认的从己思想的个例反身（token-reflexive）摹状词“概念‘self<sub>x</sub>’的主体”。在 Palmira（2020）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一个更精细版本。

<sup>②</sup> 我在这里并没有想要宣称内省在事实上是不可靠的。我只是想说，如果内省涉及到对自身意识的反思活动，那么在认识上（epistemically）基于内省的判断便是可出错的。而一旦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一个命题在**事实上**是免于误认的就不能仅依赖于内省经验。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否认还有其他经验模式同样具有如此性质。另一方面，内省经验看起来被一个更大的经验类别所包含，而这一类别似乎与免于误认性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我们可以在后文中看到，包含有指示代词以及人称代词的判断同样具有免于误认性，即便它们并不基于内省。

身体呢？我更倾向于前者。或许另一种反驳观点是，在我进行 VR 游戏作出这一判断时，并没有涉及到内省——我仅仅是像在看到一张美丽的图片时惊呼一样。然而，如果我在玩 VR 游戏时大声告诉朋友我正在进行的内容，如，我面前有一头非常大的大象，我现在要举起胳膊去摸这头大象，但是它太高了，我根本摸不到它的头，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是不涉及任何内省？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至少是有待商榷的<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提供了 VR 游戏的例子，但我并不想尝试去论证**在事实上**内省是不可靠的。我的观点一直是内省并没有提供足够坚实的基础，这一点是由前面两个例子来论证的，它们企图反驳的是坚称内省在其性质上就能够充分说明免于误认性这样的观点。但我将在下文指出，实际上有许多不基于内省的思想（如，一系列索引性思想）同样是免于误认的，而它们都基于一个更一般的经验基础。在本文第四章第二节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Mizumoto 和 Ishikawa（2002）进行的身体错觉实验，他们认为这一实验的结果证明了**事实上**存在着基于内省的**易于误认**思想；尽管我反对这一结论。

此外，Campbell（1999, p. 94）也提供了一个论证，用来反对这种指称固定模型。他说，如果“我”被解释为“有听到喇叭声这一经验的任何人”，以此来解释“我听到喇叭声”这一思想的免于误认性，那么“我”就会在“我头痛”的免于误认性例子中被解释为“在头痛的任何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我怎么能知道头痛的人和听到喇叭的人是同一个人呢？而这与我们日常的经验截然不同，我清楚地知道我就是那个听到喇叭的人并且我就是那个头痛的人。García-Carpintero（2018, p. 3332）回应说，这些思想的主体之所以是同一个，跟如下例子是类似的：帕瓦罗蒂录制了《奥赛罗》，帕瓦罗蒂昨天唱歌了，昨天唱歌的人录制了《奥赛罗》。但值得怀疑的是，如果把前者中的帕瓦罗蒂解释为“录制了《奥赛罗》的任何人”，后者中的解释为“昨天唱歌了的任何人”，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确定两个命题所指的是同一个人——因为录制《奥赛罗》的和昨天唱歌的可能不止一个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有更多的信息已经被作为背景信息提供给了主体或者判断人。就这一模型如何回应这一问题而言，这里仍然需要更多的解释<sup>②</sup>。

## 二

还有一种广受关注的观点可以被归到此路径中。Recanati（2007, 2009, 2012）所持的观点与前面 García-Carpintero 指出的可能的“间接联系”如出一辙<sup>③</sup>，他们都认为具有免于误

---

<sup>①</sup> 在指示代词方面的反驳可以参阅 Pryor（1999, p. 297）和 García-Carpintero（2018, p. 3327-8）等等。

<sup>②</sup> Peacocke（2014）就这样一个模型如何应用到第一人称中作了更多的解释。但考虑到本文目的，对此暂不进行讨论。

<sup>③</sup> 两者至少在认为从己思想的基础具有更基本的地位这一方面是一致的，尽管 Recanati 在细节上与

认性的从己思想处于一种更为基本的层面。他指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隐性从己思想（*implicit de se thoughts*），在这种思想中，虽然它们都系统地关系到这个思想的持有者，但是这个思考者并没有被表象（*represented*）到思想的内容之中。

他说，“隐性从己思想不是【从物的】。它们的内容是论题的（*thetic*），而从物思想的内容则是范畴的（*categoric*）。”（2009, p. 259）这即是说，隐性从己思想的内容是“简单的”，并且对应的是谓词的内容；而范畴的内容则较为复杂，因为它还包含着对应被谓述主词的东西（*Ibid.*, fn. 2. 也可参见 Recanati & Prosser, 2012, p. 191）。比喻地说，隐性从己思想中的主体部分是隐而不显的。例如，当我在本体感觉的基础上认为“我额头上有块牙膏”时，我的思想内容更贴近于“**感觉到**有块牙膏（的冷、黏等等）”而非“**我**感觉到有块牙膏”。这样的观点认为某些思想的呈现模式本身就有着对于谁是此思想之持有者的限制。在这个例子中，本体感觉这一经验模式向我传递的思想在其形式上就不同于那些易于误认思想之基础所提供的信息。这样，Recanati 就从根本上避免了 Pryor 指出的 *Wh*-误认问题——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在其中呈现，又何谈任何误认的发生。

总而言之，“免识别”观点认为免于误认性的出现是由于在那些免于误认思想的**证成结构**中缺少一个同一判断，而 Recanati 的解释则认为这一现象是由思想**内容**中缺乏确定所指的概念导致的。

然而，这一想法会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其他索引性（*indexical*）思想<sup>①</sup>时，Recanati 的解释似乎行不通。如，在观察的基础上，“你站得很近”“他离得很远”“这个键盘是黑色的”，这些免于误认的例子并没有缺乏那个确定所指的概念但依然是免于误认的。甚至在一些从己思想中也会出现此类情况。在本体感受基础上的从己思想“我双腿交叉”是免于误认的是因为我将这一性质“双腿交叉着”归属给了自己；然而，在“是我的双腿而不是我旁边人的交叉着”中，这一免于误认的思想似乎就需要一个确定所指的概念。

Recanati (2012) 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判断的内容并不一定具有“无我”内容，因为它的内容可能会更复杂，以至于其呈现出了经验的主体但却没有丧失免于误认性（p. 191）。他认为，上段最后的例子中，这一判断的得出涉及了诸多过程。而首要判断依然是隐

---

García-Carpintero 有所区别。

<sup>①</sup> 索引性思想指的是在语言形式上包含着索引词对应概念的判断。大致来说，索引词指的是其指称可以根据语境变化的语言表达（*linguistic expression*）（Braun, 2017）。比如说，索引词“你”可能在一个语境下指这个人而在另一个语境下指那个人。像“这”“那”“昨天”“今天”“他”“她”等都属于索引词。通常来说，索引词分为两类（Georgi, 2023）。一类被称为“纯索引词（*Pure Indexicals*）”，它们的指称可以在使用时的语境中根据自身意义来固定，如“我”“今天”等；另一类则被称为“真指示词（*True Demonstratives*）”，它们需要通过语境之外的额外补充来指称。如指示代词（*Demonstrative Pronouns*）“这”和“那”，为了确定它们的指称，说话者需要作额外的补充，如某种姿势等。

性从己思想,依赖于纯然的本体感受证据——双腿交叉着。在这种基础上不会发生任何误认。然后,我才将我腿的姿势跟其他人的姿势相比较,而正是这个比较才导致主体的概念呈现在了结论之中,使得隐性从己思想转变成显性从己思想 (*explicit de se thoughts*) (pp. 190-1)。这一解释也符合如下情况:假如我并不知道其他人的姿势是什么样的,我并不会去说“是我的双腿而不是别人的交叉着”(因为其他人的双腿很可能也交叉着),而只能说“我的双腿交叉着”。因此,他认为,隐性和显性从己思想的唯一区别就是“后者经历了一个反思(Reflection)的过程并且需要主体拥有自指的概念能力,即,拥有‘自我’这一概念”(p. 193)。

尽管这一观点十分具有说服力且符合我的个人直觉,它在指示性(demonstrative)判断这里却遇到了十分棘手的麻烦。如 Recanati 所承认,“对于指示性判断的免于误认性如何以我在第一人称例子上所建议的那种方式进行处理,这依然是模糊的。”(2012, p. 197)。根据 Recanati 的解释,当一个单称判断  $Fa$  是免于误认的,“是 F”这一性质所归属的对象并没有被显性地呈现在作为基础的经验中,而是被经验模式所决定。而指示性判断则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反例,指示性判断难以否认地在判断内容中呈现出了“是 F”这一性质所归属的对象,但仍然是免于误认的——如,在知觉基础上,“那个男人在跑步”。在对指示性判断的 Kaplan 式理解中,指示性判断涉及着对某些对象有选择的注意;这也就意味着指示性判断是对比性的:某些东西从其他东西中区分了出来。而 Recanati 的解释似乎无法与这一对比性质相兼容,因为指示性判断这里没有给予被指示出来的对象仍保持隐性这一想法留下任何空间。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Recanati (2012, pp. 199-200) 认为,在那些免于误认的显性指示判断中,如,那个男人在跑步,实际上蕴含着一个更为基础的判断,而这一判断则是隐性从物的——即,其内容只是在跑步并且是男的这一性质,并且这一性质被归给了在视觉上被区分出来的那个人  $x$ 。Recanati 借用 Pryor 的臭鼬例子,他分析称,最开始的判断可能并不是存在性判断,而是一种具有客观形式(impersonal form)的判断“有臭鼬味儿(It is skunky)”,或者直接就是“臭鼬!”这种谓词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该思想的内容只是“是臭鼬”这一性质,而相关的对象是被经验模式所决定的,因此在这里没有对象被确定,那么也就不会发生误认的情况。而当我们作出“我闻到的那个是个臭鼬”判断时,免于误认性被保留下来,是因为“由于不需要额外的证据来作出更复杂的判断,知识上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这只是把本来隐性的判断显性化了”(p. 200)。根据这种解释,当我在知觉基础上表达“那个男人在跑步”这一免于误认的想法时,我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个将隐性命题显性化的过程:在最开始,我的思想内容是“正在跑步且是个男人”这一性质,而我当时的知觉基础(通过对比或者凸显)决定了我要赋予性质的对象。在这时,我的思想是隐性的,也是免于误认的。而当我作出“我看到的那个正在跑步且是个男人”这一判断时,我并没有获得新的证据来确定对象,而只是将本来的隐性判断显性化了——如 Recanati 在从己思想那里作出的解释一样。在这种解释下,指示性判断的区分和对比特征之所以没有影响到隐性指示性判断,是因为,在隐性指示性判断这里,思想的内容被限制在通过注意活动所获得的性质上,而被注意

活动所区分和凸显出来的对象并不在思想内容之内。

他进一步论证说，所有的从物思想都应该被划归到从己思想中。对于从物的以及显性从己（*explicit de se*）<sup>①</sup>的单称思想来说，在他看来，它们都可以被以这样的形式划归到隐性从己思想中：“存在在从物思想中的非摹状呈现模式被构成性地（*constitutively*）与一种和对象的关系 R 联系起来。”（2009, p. 261）这是一种给主体提供可利用信息的习得关系（*acquaintance relation*）。当我在考虑一个从物思想“某物是 F”时，我在一种由于我与该物的某种关系  $R_m$  而带来的呈现模式  $m$  下思考此物。我在持有这个思想时，是在自我归属（*self-ascribe*）这个性质，即，是处于与‘是 F’的  $x$  的关系  $R_m$  中的<sup>②</sup>。

然而，Wright（2012）认为 Recanati 想要普遍化他的解释的企图失败了。他（p. 273）和 García-Carpintero（2018, p. 3316）都认为 Recanati 在指示性判断问题上的解释是毫无希望的。Wright 认为，Recanati 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在免于误认的指示性判断那里，还在那些你-思想、他-思想、甚至某些算术思想上，而这些思想只要建立在十分平常的基础上，就能成为免于误认的。当我说“你今天看起来很可爱”时，我的经验将在我面前看起来很可爱的你呈现了出来。而这一内容在任何可能的解释那里都不会是隐性的。

总的来说，在 Recanati 这里，任何具有免于误认性的思想都被解释为与隐性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这种解释的作用范围已经不仅限于从己思想这里，Recanati 企图提供一个有关所有从己思想的一般解释。相对于“免识别”观点意图解释许多从己思想中免于误认性的原因，Recanati 的解释更应当被看作尝试去描述那些免于误认思想的截然不同的证成结构，这也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免识别”解释也能行得通。在他的解释中，在免于误认的思想中，不仅不存在“免识别”观点所关注的同一判断，更不存在思想相关对象这一概念，而免于误认的概念的指称则是由经验呈现的模式所决定的。

## 第四章 从己思想的范围和反思的程度

目前对于免于误认性的讨论向我们指出了一条比较明确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免于误认的思想多数聚集在以我为代表的索引词所构建的思想形式中，因此，免于误认性很有可能标记出了一类（直接地或间接地）涉及第一人称的特殊判断或思想。然而，我认为，目前

---

<sup>①</sup> 即，不具有免于误认性的单称从己思想，这种思想被 Recanati 认为是从物思想的一种。

<sup>②</sup> 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 Lewis（1979），他将所有单称命题都以自我归属（*self-ascriptions*）的形式来解释为从己思想。他说，“主体的自我归属就是他的整个信念系统。对于属性的他者归属（*other-ascriptions*）不是什么与自我归属并列的信念，而是自我归属的一种特殊情况。”（转引自 Recanati, 2009, p. 261）然而，与 Lewis 不同的是，Recanati 宣称他的观点克服了 Lewis 式观点带有的自我中心主义。

对于免于误认性的解释依然受限于我们对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看法。一方面，在讨论中，有许多人要么只讨论从内部视角<sup>①</sup>出发的对免于误认思想之经验基础的描述，如，Lewis 试图将所有从物思想纳入到从己思想中，要么只讨论从第三人称出发的对此的描述，如“免识别”观点和指称固定观点。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为了自身描述的融贯性和一致性，尝试以视角来解释在另一种视角理解下的命题，从而在讨论中造成一些混淆。

如，Higginbotham (2009) 认为预设可以参与相应从己思想的内容中去。就日常语境下的“我在痛”而言，这一思想被解释为“有一个人  $x$  是表达概念‘我’的主体，并且在痛”。这一解释不仅会遇到 García-Carpintero 所指出的问题，还会将如下情况排除在外：我向我的好朋友描述我之前遇到的疼痛，我模仿当时的我，同时回想起当时的疼痛，一边扶着头一边说：“我好痛。”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  $x$  是表达概念“我”的主体，但并不在痛。而另一种情况：我的好朋友现在头有些痛，然而为了捉弄他，我故意学他一边扶着头一边说：“我好痛。”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  $y$  是表达概念“我”的主体，但痛的人是  $x$ 。有些人可能会说，尽管在这些情况下使用了同样的句子，实际上它们表达了不同的思想。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这两种情况都是在引述，一个在引述我曾经的话，一个在引述别人的话。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外部视角简单地将这些排除出去，我们很有可能会忽略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如，一些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会认为自己的内部言语 (inner speech)，如“我好痛”，并不是他自己想表达的，然而他转而向别人报告说“我好痛”。从外部视角来看，他的这一思想是关于他自身并且也在痛的——假如他也没有“主动感受”到疼痛。然而从内部视角来看，他似乎没有感觉到疼痛，或者至少没有产生“我在疼痛”的想法。因此，至少目前看来，要解释从己思想的免于误认性，以内部视角进行的解释，尤其是以一种“代入”视角（在“*What it is like to be something*”的意义上）进行的解释，似乎要更重要一些。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发生在想要依赖内省来提供从己思想的可靠指称的观点上。在这种观点中，一旦对于内省的形而上学假设被质疑，这种假设往往预设了内省知识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以认识到内省知识是**事实上**仅关于“我”的，特称命题和单称命题之证成的不可分离性就会被打破。因此，一旦 Cappelen 和 Dever 的反例被提出，维护这一观点的人就会声称这种反例不存在。我们可以回忆一下，Cappelen 和 Dever 设想加雷斯被接上了各种线缆，如此他能够接收到来自约翰的内省意识。在这个例子中，假如我们不预设内省知识只能是关于我的这一前提，那么这就是可接受的。因为很有可能怪人为了让加雷斯接收到来自约翰在心灵状态  $s$  下的内省意识，将加雷斯的心灵状态也设置为  $s$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有人解释为加雷斯是以内省的方式经验到约翰的内省意识，也并不影响加雷斯在事实上体验到

---

<sup>①</sup> 在使用 Choifer 的区分之前，这里的内部和外部视角指的是对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在直观上的区分，其中内部视角包含着内省和现象经验，比喻地说，这样的视角是从身体内部出发的视角；而外部视角则是涉及任何“非我”判断的经验，其中包含着索引性判断。

了约翰的内省意识——就跟在事实上看到了同一只鸟的两个人拥有相同的视觉经验一样。然而一旦我们采取内部视角，加雷斯可以永远对是否体验到了约翰的内省意识表示怀疑——因为他仍然是在内省自己的经验。这一例子表明了采取不同的视角可能影响我们接受哪些不同的假设，继而也引起对于整个免于误认性讨论中所可能发生的视角滥用的担忧。

当然，我并没有认为目前哲学家们所作的努力效果甚微，而只是觉得，我们看起来没有必要企图以一种视角解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一方面，企图以一种视角来解释所有思想可能导致不好的后果；如，Lewis 的观点被 Recanati 认为具有自我中心主义，在 Lewis 的观点中，他企图把所有从物思想都划归到从己思想中去。另一方面，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将巨大的精力耗费在解释发生在不同视角中的边缘案例。

因此，在考虑到上述所有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对于两种视角的区分，而不仅仅是依赖我们对于人称代词的直观理解。在这两种视角的区分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对免于误认性现象的解释工作。在下文中，我将先引入 Choifer 在经验层面上对两种视角的区分，在较为清晰地区分两种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免于误认性现象。然后，我将尝试通过一些例子来说明反思具有三种程度；其中两种较弱程度的反思所产出的思想具有免于误认性，而最后一种则不具有。中间程度的反思向我们揭示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联系，体现了“我们的‘我’-观念不仅是精神性质之基体的观念，更是物理性质之基体的观念”（Evans, 1982, p. 224）。这是其他两种反思没有做到的。

## 一、不以代词为划分标准的从己思想

许多哲学家将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的区别对应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的区别，但却很少有人提供两种视角的明确区分标准。而一旦在这里缺乏明确的区分标准，那么两种视角的关系就没有办法解决。因此，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诸多相关问题。然而，面对着如此多的意识问题，研究的进行却依然依赖于我们习惯的代词指称框架，这样的研究状态着实令人惊讶（Choifer, 2018, p. 334）。我将遵循 Choifer 在视角方面作出的区分来进一步讨论免于误认现象。一方面，这有助于摆脱以代词为划分标准的视角概念；在这样的标准之下某一视角可能包含着几种相互冲突的概念，如，Choifer 在文中证明，以代词为标准的视角区分中，同属于第一人称的现象质与内省活动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有一个明确的区分标准更有助于我们厘清免于误认性与第一人称视角的联系；更何况，哲学家们希望对这一现象的解释能够替代笛卡尔式方法来解释第一人称特权和描述第一人称视角。这样的话，这里就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对于两种视角的明确区分。

Choifer 认为，两种视角的区分对应于意识自身的两种模式：一种是非反思的，一种是反思的<sup>①</sup>。前者是指直接且无中介的在经验（*experiencing*），而后者则是指有意识地反思某

---

<sup>①</sup> 他在文中论证了在人称的日常使用习惯下第一人称包含着两种互相排斥的第一人称视角，一种是沉

物，而不管这个反思活动是通过内省式断言还是通过一个指向“外部”事实的陈述来表达。这两种意识模式可以在这样的例子中得到更清楚的呈现：Nagel 的蝙蝠通过回声定位经验它身边的环境，但它大概率不能够反思自己的经验。因此，蝙蝠就一直保持在非反思的模式之中。同样地，一般认为，婴儿在到一定年龄之前也同样处于非反思的心灵状态。

这样的区分摆脱了对于人称代词的依赖，而对于人称代词的依赖会将大部分包含“我”这一人称代词的知识当作是第一人称的，而这将会造成哲学上的困扰。如，内省通常被当作是从第一人称视角观察<sup>①</sup>意识的途径；在这里，根据它所观察的心灵状态是当下的还是过去的，内省就会有两种形式。Schwitzgebel (2019) 将前者，即观察当下心灵状态的内省，称为“自我提示 (Self-intimation)”，而后者则被称为“自我察觉 (Self-detection)”。在内省自我提示形式中，一个心灵状态和对应此状态的思想是同一个心灵整体的两个重叠且同时发生的部分。如，这一形式包含着我对痛的意识（意识到是痛而不是别的），还包含着我痛的经验。而自我察觉形式则将内省描述为**观察**一个在先存在着的心灵状态。在这种描述下，自我察觉形式就是一种从外部视角进行的内省活动；而自我提示形式并没有对主体和知识的对象作出明显的区分，因此，这种形式是一种从内部的、非知识层面的视角进行的内省活动。可以看到，我们对于第一人称的模糊理解会影响我们对内省过程的理解。这也意味着它同时对什么算作知识产生了影响。

在 Choifer 那里，内省被认为是从第三人称视角进行的活动，即便在“自我提示”的形式下。他引用了 Comte (2018) 来说明内省的现象状态 (the Phenomenal State, 被他用来指称 “What it is like” 意义上的第一人称经验) 和对于此状态的意识不相容 (Incompatibility), 即，我们在内省中不能同时处于这两种状态之中。他认为，在看起来是从内部进行的内省活动中，并不会真的出现两个同时进行的心灵活动——这个现象状态，如，在痛，和对于痛的内省观察。这两种表面上同时发生的心灵状态，在他看来，是“我们持续但未察觉到地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中交替的结果” (p. 353)。他的这种分类意味着自我意识蕴含着第三人称视角，因为它包含着朝向第一人称经验的反思态度 (Loc. Cit.)。在他所举的例子，王尔德的“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我可以彻底了解的人”判断中，在内省基础上，要表达这一思想，王尔德首先需要将这一关于自身的想法视为对象。这也与我在第二章第一节中反驳内省提供了固定指称的可靠基础这一观点的例子相一致——在《阿凡达》、加雷斯和 VR 游戏例子中，

---

浸的 (Immersed), 一种是分离的/反思的 (Detached/Reflective)。他认为，分离的第一人称视角与第三人称视角是相容的，而此两者都与沉浸的第一人称视角不相容。

<sup>①</sup> 在他这里，观察 (Observing) 是一个对某些认知对象的有意识的意象行为，无论这个对象是自己的还是其他人的。这时，有两个活动在进行，一个是观察——一个从外部视角进行的认识活动；一个是现象经验 (在看，在听，在闻等等) ——一个从内部视角进行的非认知心灵活动。(p. 362)



基于内省的判断仍然有可能是易于误认的<sup>①</sup>。而这一解释也与那些人格解体障碍患者的例子相一致，这些患者会认为某些想法不是自己“生成的”，因此也不是自己的。

## 二、反思的程度

之所以在上节中着重阐述 Choifer 对于内省的看法，一方面是因为免于误认性与内省活动密切相关，因为内省活动通常与（以代词来划分的）从己思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内省被认为是第三人称视角，而免于误认性的研究又似乎表明内省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基础。因此，至少基于这两方面原因，我们就需要一个解释来描述第三人称的内省如何向我们提供具有免于误认的思想。

### （一）伪主词

在免于误认性研究中，有许多例子往往依赖于内省这个基础。如，本体感受基础上的“我双腿正交叉着”例子，知觉基础上的“额头上的牙膏”例子，“头痛”例子，等等。在“免识别”解释中，这些思想的证成结构中缺乏识别要素，缺少着将某物  $x$  等同于某物  $y$  的前提。在 Gertler 等人那里，内省这一基础保证了特称命题与单称命题之证成的不可分离性；在 García-Carpintero 的预设论那里，内省又提供了可以固定指称的预设<sup>②</sup>。在 Recanati 那里，内省的经验呈现模式确定了指称而在内容上则缺乏有关概念。尽管学界在免于误认性这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他们大多都认为基于内省的从己思想（至少在事实上）是免于误认的（Morgan & Salje, 2020, p. 495）。

那么，第三人称的内省是否能够作为思想免于误认的基础，如果是，是以怎样的方式？如果不是，又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以下几个例子：

1) 一位在沙漠中由于口渴昏倒的冒险者被其他人所发现，经过救援之后她缓缓醒来并说：“水。”

我并不认可那些想要将冒险者此时的思想转化为完整命题（如，“我要喝水”）的解释。这是因为，我不认为在这一情况下，在极度渴求某物以至于投入全部精力去关注它的情况下，冒险者仍然持有着“自己”“喝”这样的概念。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指出的，那些想要将这一

---

<sup>①</sup> 这些例子意图反对那些认为内省本身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坚不可摧的基础的观点。然而，它们可以与“免识别”观点和 Recanati 的观点很好地兼容——在这些例子中，它们是易于误认的是因为其证成结构中包含着同一判断（“免识别”），或是因为内省这一经验呈现模式实际上不能够确定唯一的指称。

<sup>②</sup> 然而，至少就我的了解而言，对于这一预设的本质他似乎没有过多提及。这一观点我将会在下文中进行论证，同时也尝试就预设的本质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语句转化为完整命题实际上进行了一个从第一人称转到第三人称视角的切换。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第一人称视角指的并不是冒险者在对她所持有的“水”这一概念所采取的视角——根据 Choifer 的区分，这显然是第三人称的，因为冒险者反思地注意到了“自己”的朝向水的欲求态度。相反，我指的是在这一被凸显出来的概念之外，冒险者对于她所享有的经验所采取的视角。将这一语句“水。”解释为“我要喝水”很有可能是采取了解释者、听者的角度，而这一角度是说话者所不需要采取的，因为说话者在正常情况下对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了如指掌<sup>①</sup>。而对于听者而言，他要结合语境来判断这句话的意思——试想这一语句“水。”发生在幼儿园老师向孩子们介绍事物名称的情况下。而在冒险者这一例子中，听者就会理解为“说者想要喝水”<sup>②</sup>。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时她跟听者持有**同一个思想**。

对于说者与听者在这方面的差别，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说者省略了前面的部分。如，听者听到她说话之后跟她确认她是否是要喝水（尽管这听起来很蠢），她很有可能会点头回答。然而，这种情况是否意味着**在刚才**她就已经持有着关于她自己的概念（“Self<sub>x</sub>”，用 García-Carpintero 的话说）而只是省略了呢？在这一方面我更认同 Recanati 的观点，冒险者在点头回答的时候实际上进行了一个“显性化”的活动，即，她在回应时将自身对象化了。

2) A: 一位在沙漠中由于口渴昏倒的冒险者被其他人所发现，经过救援之后她缓缓醒来并说：“喝水。”

B: 我打开窗户发现外面正在下雨，然后说：“下雨了。”

例 2A 同样也适用我们对于例 1 的解释。在例 2A 中，冒险者持有着“喝”和“水”这两个概念，却不必持有“我”这一概念。然而，这一句子似乎跟例 2B 中的句子有一些相似。观察到这一相似的哲学家也许会猜测，在免于误认的从己思想这里，主词“我”可能是一个“伪主词 (Pseudo-subject)”，如 “It is raining”<sup>③</sup> 中的 “it”（在汉语“下雨了”中确实没

---

<sup>①</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在说，说话者对于他自己的话拥有着绝对的解释权——警察显然能够戳破嫌疑人的谎言。而是在说，说话者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通过某些语句来表达出的意思，尽管在听者那里可能会发生一些误认，或者说话者可能误用了一些词汇；无论如何，说话者是知道他所想表达的意思的。

<sup>②</sup> 这或许是从第三人称视角理解第一人称视角的企图可能造成的后果。听者在这里并不会将这句话理解为“**我**——这个在跟我说话的人——要喝水”，而是“**她**——这个在跟我说话的人——要喝水”。然而一旦有人想要代入到说者这边，就会造成十分别扭的局面。

<sup>③</sup> 如 Perry 以及许多哲学家认为，像 “it is raining” 这样的判断是关切着 (concern) 主体所在的位置的，即便这个位置并没有被明显地呈现出来；这个判断的命题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一个命题函项 (Propositional Function)，仅在主体所在的位置这里为真；当这个判断被作出时，这一命题函项就被应用

有这一部分,但这并不影响这一解释),而谓词则是“伪谓词”,对应于“is raining”(Shoemaker, 1968, p. 563)。Recanati 的解释也同样采取了这一思路,在他那里,隐形从己思想的主体并没有被呈现在思想内容之中,但是这一思想所依据的经验模式保证了主体的参与(Recanati & Prosser, 2012, p. 193)。然而,我认为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受将例 2A 的句子当作与 2B 中的句子同类。这是因为,在例 1 和 2A 这种情况下,冒险者由于极度缺水而将注意力全部投入到所需要的东西上,她在这时很有可能就是不持任何关于自身的概念。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需要全部注意力投入到对象上,在这时,免于误认的从己思想是否还能适用于这一解释?

如果我们认可对例 1 和例 2 的分析,即,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持有一个缺少主词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承认有些免于误认的思想确实如 Recanati 等人的解释那样属于这一类。然而,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是否所有免于误认的思想(尤其是从己思想)都适用于这一解释。有些哲学家已经在索引性思想这里对 Recanati 提出了诘问,如上章第二节所述,Recanati 的解释被 Wright(2012)认为在索引性思想这里遇到了问题。而我将指出 Recanati 的解释在从己思想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3) A: 我紧靠着一张桌子坐着,这时我看不到我双腿的位置。然而只要我一感受,我就能知道“我的腿在抖”。

B: 我紧靠着一张桌子坐着,这时我看不到我双腿的位置。我主动跟朋友说:“我的腿在抖。”

C: 我紧靠着一张桌子坐着,这时我看不到我双腿的位置。朋友问我:“你腿在干嘛?”我说:“我的腿在抖。”

例 3A 中,这一语句“我的腿在抖”是(事实上)免于误认的,是因为“我”并没有被呈现到判断内容中,而内省基础则保证了主体(不管是通过一种预设还是经验模式)。例 3C 中,我可以明显地意识到我自己,因为我只有在意识到朋友问的是自己才能够回答朋友的问题;在这里,我当然可以回答说:“在抖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持有的思想是缺少主体概念的判断,如“\_\_在抖腿”,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回答以及对应的判断是在回应朋友问我的问题。试想,如果朋友问我:“他/她腿在干嘛?”我也一样可以说:“在抖腿。”但我必须清晰地认识到是他/她,问题所指的这个人,在抖腿而不是别人。

然而,到了例 3B 这里,上述解释似乎都不能够很好地解释例 3B。假如我们将对例 3A 的解释应用到例 3B 上,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会表达“腿在抖”。但它是否能给予为什么会表达“我”一个充足的解释?一种解释可能是将表达“我”这一语词视为一种语言习惯。然而

---

到了这个位置。(Recanati, 2012, p. 188)

这似乎又无法解释我们为什么在说话时，尤其是在像例 1 的情况下，会遗漏掉这一语词。当然，我们可以反过来解释说，在例 1 情况下，出于情况考虑，冒险者省略了“我”以达到尽快表达自身诉求的目的。确实，我确实同意这种解释，但仅仅是从语言学角度上。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指出的，我们应当尽量避免我们从一个外部视角（而不仅仅是第三人称视角）来解释看起来更需要一个内部视角解释的现象。将这一例子解释仅仅解释为语言上的省略同样回避了我们要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在那种情况下省略“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不省略。而我们将对例 3C 的解释应用到例 3B 上也并不合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一定会进行如例 3C 中的活动，在例 3C 中，我需要先确认是自己在被问，然后再确认自己腿部的活动。在例 3B 中，我不必确认自己就可以表达出这样的想法，比如，我看了一段非常恐怖的电影导致我腿在不停地颤抖，我可以直接地向朋友表达出我在腿抖这个思想而不必反思地确认是自己而不是别人。我们同样可以在头痛例子中体会到其中差异。我可以直接跟朋友抱怨我的头好痛（对应例 3B）而不必确认是自己的头好痛<sup>①</sup>（对应例 3C），我也可以直接大喊头好痛（对应例 3A）。

至少目前看起来，这三个例子分别体现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例 3A 中，我并不持有一个内容上包含“我”这一概念的思想，在例 3C 中我确实有着关于我自身的概念（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对应的思想是一个显性化了的思想），而在例 3B 中我是否持有关于我自身的概念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免于误认性上的争论似乎就遗漏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在某些情况下被表达出来而另一些情况下则没有<sup>②</sup>？

根据 García-Carpintero（2018）的预设观点，例 3B 中的“我”可能持有着一种具有个别反身概念的思想，在其中这一概念并没有参与到思想内容之中，而仅仅是作为一种预设；但这样的解释对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够充足的，尽管它可以解释例 1 中的情况；这是因为，这一观点没有充分说明这样一个没有参与到思想内容中的预设是如何在经验上呈现的。在 Recanati 那里，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在他的解释中免于误认思想的指称是由经验呈现模式所固定的，而其内容则是隐性的，缺少主词的；如果我们承认像例 1 那样的情况能够被 Recanati 所解释，在其中思想内容不存在主词部分，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额外的描述来说明例 1 情况和例 3B 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别。

基于上文的分析，例 3B 似乎向我们指出，要么在我向朋友表达的时候这一思想就被“显性化”了，要么它在本质上就不同于另外两者。如果我们同意前者，这就意味着至少绝大多

---

<sup>①</sup> 尽管这个例子看起来有些奇怪。但这一语句在如下情境中是可能出现的：医生面对一群发烧病人问：“是谁刚才说自己头痛？”我作为其中病人之一告诉医生：“是我在头痛。”接下来的场景也同样会出现这样的语句：医生接着问：“你现在还在头痛吗？”我回答说：“（我）现在还在头痛。”

<sup>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讨论要表达这一语词所需要的语言能力，而是要讨论要持有这一概念所需要的概念能力。

数被表达出来的以“我”为主语的句子都是被显性化了了的，即便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对比。那么，我们就需要解释这种显性化是如何可能的。在“是我的双腿而不是我旁边人的在交叉着”语句中，Recanati认为主体的概念被呈现在了结论之中不仅需要“经历一个反思过程并且需要主体拥有自指的概念能力，即，拥有‘自我’这一概念”（2012, p. 193）；而在例3B中，在直觉上这里似乎没有这样一个朝向“自我”的反思过程——我只需要感受到腿抖就可以如此表达了。又如，我在睡觉时头痛开始发作，我伴随着头痛半睡半醒地喊：“我头好痛。”如果这种情况是可能的，那么看起来我们表达“我”并不一定需要像前面例子那样的反思过程。

## （二）“心灵房间”和“身体错觉”实验

Mizumoto 和 Ishikawa（2002, 2005a, 2005b）进行的实验也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这一问题。

在被他们称为“心灵房间（Mind's Room）”的实验中，参与者佩戴着一个头戴显示器（Head-Mount Display）；有个摄像头被放置在实验场地的角落上方，摄像头捕捉的画面无线传输到参与者的头戴显示器上；参与者能够通过头戴显示器获得“我的身体在这里”的视觉信息。然而，在实验中，参与者难以协调视觉上被观察到的身体运动（通过头戴显示器看到的画面）和通过本体感受获知的身体运动；甚至那些花了三天时间去适应这套装置的参与者也没有完全适应（2005a, p. 5）。而当这些参与者被要求面对摄像头用手在面前画字母时，有一些参与者所画的字母从摄像头视角来看才是正向的。Mizumoto 和 Ishikawa 认为，这项实验说明了“至少在某些时候参与者的‘我’是在摄像头这边的，而不是在身体这边”（p. 6）。他们认为，这意味着主体的自我部分至少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部分：“在看的自我（the *seeing self*）”“被看的自我（the *observed self*）”和“本体感受上的自我（the *proprioceptive self*）”；它们分别对应的是“摄像头那边的‘我’”“视觉上的身体（the *visual body*）”和“本体感受上的身体（the *proprioceptive self*）”（pp. 5-6）。一般情况下，在看的自我和本体感受上的自我是同一个；然而由于在实验中视觉所获得的信息是来自摄像机的身体之外的信息，两者不再处于之前的同步状态，所以日常的自我被分成了多个自我。

为了验证在上个实验中参与者的口头报告，他们还进行了被称为“身体错觉实验（The Bodily Illusion Experiment）”的实验。在这一实验中，两个实验参与者都佩戴着头戴显示器并处于同一房间内；他们通过头戴显示器能够获得同一个摄像头（依然放置在房间角落）所传递的视觉信息；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一个处于摄像头的视野之内；然后实验人员同步（但不规律地）拍击两位参与者的同一侧肩膀。几组站在摄像头视野外的参与者都报告称他们感觉好像自己就是自己在看的那个人，尽管在事实上他们知道他们不是<sup>①</sup>（p. 8）。根据实验结果，

---

<sup>①</sup> 为了确认这一口头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验人员还进行了一组实验。在这组实验中，实验人员会在实验

他们认为，这一实验显示了有一些基于本体感受的判断是易于误认的（p. 12）。在这一实验中，处于摄像机视野外的参与者作出的判断“我要被拍了”<sup>①</sup>是基于本体感受的，是因为如果没有本体感受意识，他就不会对那个突然拍击作出相应的反应——他经历了一种身体错觉，这种错觉导致他将那个要被拍的人误认为是自己（*Loc. Cit.*）。并且，这一判断“我要被拍了”是基于另外一个易于误认的前提“我在被拍”；在这一实验中，由于同步的拍击，参与者将自己视为摄像机视野中那个被拍击的人，即，将自己**误认为**是摄像机视野中的那个人（*Loc. Cit.*）。按照这一解释，内省并不能够保证免于误认性，它甚至无法提供单称命题“是**我在被拍**”的证成，更无法提供一个预设来保证“是  $x$  而不是  $y$  被当作是‘作出这一判断的人’”（见本文在第 11 页）。

Mizumoto 和 Ishikawa 的实验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实验中参与者发生不协调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由于视觉上的身体和本体感受上的身体之间有着一个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视觉上的身体是由内部视角给出的，但是在此实验中视觉上的身体是由外部的可与他人共享的视角给出的），实验中在看的自我和本体感受上的自我之间的同一被打破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自我的同一需要额外条件，而这导致了自我的分裂（2005a, *Diagram 1.*）。这一回答向我们指出，在这一实验中，不同的经验模式向主体**分别**提供了关于自我的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并不是通过弗雷格式命题，如，“有一个人， $x$ ，是经验主体，并且看到（部分） $x$  的身体”，给出的。因为如果是这样，从摄像机视角所获得信息与从参与者身体视角所获得信息之间的差别并不足以说明自我分裂的情况。而如果我们考虑另一种情况，在其中从摄像机视角所获得信息是弗雷格式的，而从参与者身体视角所获得的信息是 Lewis 式的，即，持有“看到  $x$  的身体”这一性质并把它归属给自己，这依然无法解释实验的结果；这是因为我们要将  $x$  等同于自己还需要额外的知识。还需注意的是，即便是参与者获得了摄像机视角的视觉信息，这一信息也依然是由参与者的身体所经验到的，因此，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很可能直接关联着经验**内容**的具身性（在一般情况下，视觉上的具身性是从由对第一人称的反思给出的，而在实验中它则是从非反思的第三人称视角给出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明为什么同一具身体的但来自不同视角的经验能够传递出不同的自我。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身体错觉实验的参与者会误认？Mizumoto 和 Ishikawa 认为这是因为实验中的同步拍击使得参与者将自己当成摄像机视野中那个被拍击的人，即，将自己**误认为**是摄像机视野中的那个人。然而，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决不能是参与者把视觉的对象当作自己，因为参与者**知道**摄像机视野内的那个人不是自己。因此，这里似乎还存在着

---

参与者被拍击肩膀的过程中突然拍击在摄像机视野内的参与者头部；另一位参与者同样作出了躲避动作。这意味着另一位参与者确实经历着身体错觉。

<sup>①</sup> 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判断并不是基于本体感受的，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我在被拍”。

另外一种解释：试考虑，在一般情况下，我既能够感受到被拍击，也能看到拍击我的动作，一旦拍击我的动作突然变得危险，我就会作出相应的闪避动作。如果过程确实如我所描述的那样，那么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认为在实验中参与者进行着不同于一般情况的过程。因此，实验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我能够感受到被拍击，但看不到拍击我的动作——因为我看到的是拍击别人的动作；但由于它们的同步性，这使得我将拍击别人的动作当成拍击我的动作；那么，一旦它变得危险，我就会作出相应的闪避动作。在这一解释下，参与者只是将这两个动作当成了同一个，而不是将那个人当成了自己<sup>①</sup>。这样的解释反对了 Mizumoto 和 Ishikawa 的结论，他们认为这一实验显示了某些基于本体感受的判断在事实上是易于误认的。然而，我所提供的解释却符合我们在上节中对于例 3B 的分析，即，某些经验内容会提供关于主体的信息（尽管可能是错误的）。在这一实验中，那个突然拍击是以朝向主体的形式向经验主体<sup>②</sup>呈现的，而不必拥有自指的概念能力，但是经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朝向主体的（尽管不一定是关于“这个身体”的）：试想，在一般情况下，我可以看到拍击我的动作，一旦我注意到拍击动作突然加快，这时我不需要持有“自我”概念，也可以做出闪避动作。

### （三）未阐明部分和从己思想

因此，综合所有的考虑，我认为例 3B 这类情况与另外两者有着十分显著的差异。它既不像例 3A 那样的“无我”思想，又不是像例 3C 那样通过反思过程被显性化了的的思想。那么它是如何实现的？换句话说，主体在表达这类思想时是如何朝向“我”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绝不能是主体此处的反思内容包含着“自我”这一概念；同样，它也不能是一个隐性思想——与它不同，隐形思想是无真值的。但是这样的思想又是怎么可能的呢？我们可以通过 Perry 和 Blackburn（1986）引入的概念来回答这一问题。

Perry 引入了“未阐明部分(unarticulated constituent)”观念并区分了“涉及(concerning)”和“关于(being about)”。一个表象(概念、语词等)涉及着它被评判的境况(situation/environment)，但关于着被评判内容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在 Perry 所举的例子中更清楚地理解这一区分：Z 地居民没有去过其他地方，并且没有一个关于 Z 地的名字；在这里，Z 地居民说“下雨了”是对的当且仅当在他/她说话时 Z 地下着雨；但是 Z 地居民没有任何关于 Z 地的概念(Perry & Blackburn, 1986, p. 144)。在这个例子里，Z 地并没有在 Z 地居民的思想或言语中得到阐明。他们的思想由于他们居住在 Z 地而涉及着 Z 地，但由于没

---

<sup>①</sup> 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没有将自己误认为是别人，但这并不与参与者的口头报告相冲突，因为参与者可以在发觉并不是自己被突然拍击之后意识到是别人被突然拍击了，这时参与者可以形成信念“是别人而不是我被拍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参与者会说“我感觉好像那个人是我自己”。

<sup>②</sup> 需要注意的是，如他们的上一个实验所指出的，这里并不是存在着“一个”主体，而只是这些经验所朝向的主体在事实上恰好是同一个。

有包含一个 Z 地的表象而不关于 Z 地。在这里，Z 地作为未阐明部分是直接由 Z 地居民说话时的境况所决定的。

然而，如 Recanati 所指出的，在 Perry 那里，涉及/关于和阐明部分/未阐明部分并不是共外延的 (coextensive) (Recanati, 2007, p. 222)。有一些未阐明部分是 (表象) 内容的组成部分，而不属于境况方面。这在以下例子中得到了体现：

假设我的儿子刚刚和我在默多克的大儿子通了电话，然后回答我的问题：“那里的情况怎么样？”那么他的回答“在下雨”就不会是关于帕洛阿尔托的 (他所在的地方)，而是关于默多克的……我儿子的信念是关于默多克的，他通过说一些关于默多克的事情来让我也具有关于默多克的信念。这里可以很自然地认为我们【的对话】是在解释这一语句所关于的未阐明部分，就像它所表达的信念和意图的阐明部分一样。(Perry & Blackburn, 1986, p. 142)

在这个例子中，“在下雨”这个语句不仅仅是涉及着这个未阐明的地点，而且还“关于”着它。Recanati (2007, p. 223) 将这个判断的内容理解为一个在其中地点作为未阐明部分的完整命题 (像“这里在下雨”)，而不是一个依赖境况的命题函项 (如“\_\_下雨了”，需要通过当时境况来固定指称)。然而，我更倾向于将它依然理解为一个依赖境况的命题函项，但却包含着一个由当前语境固定的“关于性 (aboutness)”，换句话说，这样的性质是由“我跟我的儿子都知道我们谈话的意向”提供的，是由我们对语境的有意识的同意所提供的。正是我们对于语境的同意，使得我们能够将对话中的未阐明部分“当作”阐明部分来理解。假设儿子并没有同意这一语境，如，转头看着窗外说“没有下雨”，那么我就会错误地以为是默多克没有下雨；而一旦我注意到儿子的行为，我就会猜测儿子说的是帕洛阿尔托而不是默多克。所以，这里的关于性使得例子中的“下雨了”区别于类似“默多克下雨了”的完整命题，是因为关于性为语境变化提供了可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例子来进一步说明它们的区别：

4) 当 Winnfield 质问 Roger 时，Marvin 抢答了他的问题，Winnfield 接着转身向 Marvin 大声呵斥，然后面对着 Marvin 说：“你说什么？”这时 Roger 回答了他的问题。(Pulp Fiction, 1994)

这一例子来自于 Tarantino 所拍摄的电影。Winnfield 的问句“你说什么？”是面对着 Marvin (同时背对着 Roger) 说的，而 Roger 却能够正确理解，并非是因为 Winnfield 的问句本身可以被理解为“Roger 说什么？”而是因为语境提供了这样的关于性，使得 Marvin (即便在不认识 Roger 的情况下) 也能够理解“是他——语境中所指的人——而不是我在被问”。而这种情况不同于“Roger 说什么？”，在后面这种情况中，Marvin 可能会对“谁是 Roger”



保持疑问。

在词语的转喻用法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它们所具有的关于性，这一性质使得我们不具有相关的概念但可以谈论其性质。如：

5) 面前有一个列有各地区相貌特征的图表，我指着山东地区的相貌特征那一栏说：“山东长得很像我。”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并不需要有一个关于这一具体相貌特征的概念，甚至我很难向他人描述这是一个怎样的相貌特征，但我可以使用“山东”这一地区名来转喻式地谈论这一相貌特征。我认为，这一转喻现象成功进行的原因与关于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清楚地知道我谈论的不是地区而是相貌特征（听者在这一情景下往往也能够意会到个中意思），但我同时也不具有使用此相貌特征所对应概念的能力。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将关于性转化为如下形式：

对于一个单称语句  $\tau$  ( $a$  是  $F$ ) 而言，其内容具有关于性，当且仅当，在如此情况下，持有该思想的主体不具有相关的概念  $C$ ，并且清楚地知道语句  $\tau$  所关于的对象。

那么，看起来例 3B 中的“我的腿在抖/我在抖腿”这一语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在这里，这一语句对应的思想不仅仅是“\_\_腿在抖/\_\_在抖腿”形式，而且还具有着独特的关于性（这种思想可以表示为“[关于\_\_]在抖腿<sup>①</sup>”等）；正是这种关于性将“我”作为一个未阐明部分的同时让主体能够说出“我”。

然而，我们还需要说明这种关于性在内省这里是如何实现的。在上面 Perry 和他儿子的例子中，这种关于性的实现依赖于对语境的有意识的同意。而在内省这里，这一性质的实现则很可能依赖于经验内容的具身性。一方面，“心灵房间”实验向我们揭示了相同的经验模态可以提供不同的关于性。视觉上，摄像机视角提供的关于性跟身体视角所提供的就不是同一个；前者所提供的是具有摄像机的高度、视角、景深、色差、亮度等的视觉信息，因此对应视觉判断将这样一个未阐明部分，这样一个“具有摄像机视觉的自我（在看的自我）”，作为被关于的对象“呈现”了出来，它提供了“[关于‘摄像机视觉的自我’]在看\_\_”形式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中，“我”知道“我”在从摄像机视角看，但“我”却并不一定持有着“摄像机视觉的自我”这样的概念。而后者提供的则是关于自身身体的视觉信息，而它提供的是“[关于‘本体感受的自我’]感觉到\_\_”形式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中，“我”知道“我”在从摄像机视角看，但同样不一定持有相应的概念。另一方面，“身体错觉”实验以及我们

---

<sup>①</sup> 其中，方括号表示未阐明部分。

的日常经验向我们说明了在不同的经验模态下经验能够提供类似的关于性（以至于它们可以被判断为同一个）。在这个实验中，本体感受上的拍击和摄像头视角看到的拍击可以被视为**打向我的**同一个拍击。而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将不同模态的信息都当成是“我”的信息。

实际上，Recanati 在解释免于误认的指示性判断时所提供的描述已经十分接近对关于性的描述。根据这种解释，当我在知觉基础上表达“那个男人在跑步”这一免于误认的想法时，我实际上已经进行了一个将隐性命题显性化的过程：在最开始，我的思想内容是“正在跑步且是个男人”这一性质，而我当时的知觉基础（通过对比或者凸显）决定了我要赋予性质的对象。在这时，我的思想是隐性的，也是免于误认的。而当我作出“我看到的那个人正在跑步且是个男人”这一判断时，我并没有获得新的证据来确定对象，而只是将本来的隐性判断显性化了——如 Recanati 在从己思想那里作出的解释一样。在这种解释下，指示性判断的区分和对比特征之所以没有影响到隐性指示性判断，是因为，在隐性指示性判断这里，思想的内容被限制在通过注意活动所获得的性质上，而被注意活动所区分和凸显出来的对象并不在思想内容之内。然而，正如 Wright（2012）所评价的那样，“从经验【本身】到经验主体的转变，从我对苹果树上松鸦的知觉经验到我看到一只在苹果树上松鸦的判断，其性质完全不同。”（p. 276）Recanati 的解释没有充分说明这种转变。而对关于性的描述则看起来能够为这种转变提供说明，因为它描述了一个从无我的论题内容到完整命题内容的中间状态，尽管这需要更多更为深入的讨论。

#### （四）小结

经过如上分析，内省中似乎存在着至少三种程度的反思。第一种程度的反思能够生成类似于例 1 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中仅仅存在着谓词形式的性质，而由于它缺乏主词，这种思想的内容是无真值的（not truth evaluable）；它甚至仅仅是处于（在后来的反思中）被固定指称的可能性中，而没有一个确定的指称；它是免于误认的是由于它缺乏主词。第三种程度的反思内容中确实包含着一个自我的概念，也因此是易于误认的。

而第二种程度的反思则向我们指出了一类同索引性判断一样有真值的从己思想，即，例 3B 那样的思想；然而这样的思想却不包含着自我的概念。在 Choifer 的区分下，就例 3B 这样的从己思想而言，其内容（“[关于  $x$ ， $x$  表示<sup>①</sup>了‘我’]在抖腿”）是第三人称的<sup>②</sup>；而主

---

<sup>①</sup> 在从己思想这里，如“身体错觉”实验所揭示的， $x$  并不一定就是“我”。 $x$  可能仅仅是“我”的组成部分或知觉形式，如受试者从摄像机视角观看时所获得的视觉印象，而这样的组成部分或知觉形式表示出了“（在看的）自我”。

<sup>②</sup> 我认为，在“我”知道“我”思想的朝向/归属对象意义上，主体对于其中关于性的态度也是第三人称的。

体对其对象的态度却是第一人称的，即非反思的。这样的特殊结构使得第二种程度的反思同样可以生成免于误认的思想而不需要基于更基本的思想；这是由于在这种反思的思想内容中存在着关于性，这种关于性可以被有意识地认识到而无需拥有自指的概念能力，就像 Z 地居民可以意识到他们的天气谈话中的关于性（关于“这里”）而不需要拥有关于 Z 地的概念一样。如许多例子所展现的那样（如 Perry 和他儿子的例子），在非从己的索引性判断中关于性同样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这似乎意味着免于误认的索引性判断（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判断包含着从己判断）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包含着关于性。如，Wright（2012）认为“你看起来很可爱”句子中在任何可能的解释那里都不会是隐性的（p. 273），因此这一句子被用于反对 Recanati 在指示性判断那里的显性化解释；然而，这一句子可以被解释为“[关于经验对象 O]看起来很可爱”，在其中，关于性直接且无中介地关于着经验对象 O。更为重要的是，判断主体以某种方式知道经验对象 O 但不具有它的对应概念，如 Z 地居民之于 Z 地。

## 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区分出在内省中反思的三种程度，将第二种程度的反思对应的思想解释为包含着关于性的思想，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免于误认性研究，更清晰地理解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关系。免于误认性向我们指出了两种特殊的思想，一种对应着缺乏主词的论题性（隐性）思想，另一种对应着包含有关于性的思想；相比于前者，由于关于性的本身性质，后者使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了第一人称视角经验所具有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仅是心灵的，更与身体紧密相关。值得注意的是，如休谟的著名言论所指出的，在我们的内省经验中并没有一个“自我”存在。如果这一断言是正确的，那么这或许意味着我-思想所具有的关于性可能在形式上不同于其他思想的关于性——在其他思想中主词在**经验**中得到了呈现，只不过没有相对应的表象内容。而这一区别恰恰是进一步探索关于性，解释第一人称特权和描述第一人称视角的最核心部分。

## 参考文献

- Bar-On, Dorit. 2004. *Speaking My Mind: Expression and Self-Knowle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 Braun, David. 2017. "Indexicals."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7/entries/indexicals/> (February 2, 2023).
- Campbell, John. 1999.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a Referring Term." *Philosophical Topics* 26(1): 89–104.
- Cappelen, Herman, and Josh Dever. 2013. *The Inessential Indexical: On the Philosophical Insignificance of Perspective and the First Per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ifer, Alla. 2018.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First-Person and Third-Person Perspectives." *Philosophical Papers* 47(3): 333–71.
- Christofidou, Andrea. 1995. "First Person: The Demand for Identification-Free Self-Reference." *Journal of Philosophy* 92(4): 223–34.
- . 2000.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Double Immunity." *Philosophy* 75(294): 539–70.
- Coliva, Annalisa. 2006.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Some Varieti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03(8): 403–25.
- . 2017. "Stopping Points: 'I', Immunity and the Real Guarantee." *Inquiry: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60(3): 233–52.
- Comte, Auguste. 2018.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 ...* Creative Media Partners, LLC.
- Evans, Gareth. 1982. *The Varieties of Reference*. ed. John Henry McDowell. Oxford [Oxfordshire]: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llagher, Shaun. 2012.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and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In *Consciousness and Subjectivity*, eds. Miguens and Preyer. Ontos Verlag, 47–245.
- García-Carpintero, Manuel. 2013. "The Self File and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Disputatio* 5(36): 191–206.
- . 2018. "De Se Thoughts and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Synthese* 195(8): 3311–33.
- Georgi, Geoff. 2023. "Demonstratives and Indexicals." *The Interne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https://iep.utm.edu/demonstratives-and-indexicals/> (May 18, 2023).
- Higginbotham, James. 2009. *Tense, Aspect, and Indexic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www.oxfordscholarship.com/view/10.1093/acprof:oso/9780199239313.001.0001/acprof-9780199239313> (April 3, 2022).
- Howell, Robert J. 2007. "Immunity to Error and Subjectivity."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7(4): 581–604.

- Mizumoto, Masaharu, and Masato Ishikawa. 2002. "Mind's Room Project." *Journal of 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98: 29–35.
- . 2005a.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and the Bodily Illusion Experiment."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2(7): 3–19.
- . 2005b. "The Mind's Room Project: A Model Case of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nals of the Japan Association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 14(1): 59–72.
- Morgan, Daniel, and Léa Salje. 2020. "First-Person Thought." *Analysis* 80(1): 148–63.
- Peacocke, Christopher. 2014. *The Mirror of the World: Subjects, 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scious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rry, John. 1979. "The Problem of the Essential Indexical." *Noûs* 13(1): 3–21.
- Perry, John, and Simon Blackburn. 1986. "Thought Without Representation." *Aristotelian Society Supplementary Volume* 60(1): 137–66.
- Pryor, James. 1999.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Philosophical Topics* 26(1–2): 271–304.
- . 2004. "What's Wrong with Moore's Argument?" *Philosophical Issues* 14(1): 349–78.
- Pulp Fiction*. 1994. Miramax, A Band Apart, Jersey Films. Crime, Drama.
- Recanati, François. 2007. *Perspectival Thought: A Plea for (Moderate) Relativism*.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9. "De Re and De Se." *Dialectica* 63(3): 249–69.
- . 2012.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What It Is and Where It Comes From." In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New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0–201.
- Recanati, François, and Simon Prosser, eds. 2012.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New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itzgebel, Eric. 2019. "Introspection."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9/entries/introspection/> (June 3, 2021).
- Shoemaker, Sydney S. 1968. "Self-Reference and Self-Awareness." *Journal of Philosophy* 65(October): 555–67.
- Strawson, Peter F. 1994. "The First Person—and Others." In *Self-Knowledge*, ed. Quassim Cass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0–15.
- Wittgenstein, Ludwig Josef Johann. 1958. *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Preliminary Studies for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England: Harper & Row.
- Wright, Crispin. 2012. "Reflections on François Recanati's,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What It Is and Where It Comes From'." In *Immunity to Error Through Misidentification: New Essays*, eds. Simon Prosser and François Recanat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7–80.

# 致谢声明

感谢老师、同学、朋友、家人们在我硕士在读期间给予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致谢名单见附件：

附：致谢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马寅卯

刘佳

许方洲

李河

郁畅

尚杰

赵猛

黄益民

谢吨虎

谢楠禧

薛丹